紅樓圓夢/0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圓夢

◀上一回

第六回　秋閣感情收蕙妾　冬閨集豔拜蓉仙

下一回▶

卻說寶玉到湘雲處去了半日，回來道：「你送他的衣服、銀兩，我已交給他了。雲妹妹歡喜得了不得，先給你道謝，說還要親自來呢！」郡主道：「我也要會會他，但不知園中工程已完了麼？」寶玉道：「工已完了。芙蓉祠也造得十分華麗。可惜塑的像那裡趕得上晴雯妹妹，還得另塑！」芳官道：「憑空塑，那得像？不是四兒妹妹前兒因與晴雯妹妹一樣，太太才攆的，他出去不肯提親，仍在家裡，找他來就得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我正想著他！」便不覺流下淚來，郡主道：「這又何必？」便吩咐林之孝家：「將四兒母女傳來見我。」不一時，就來請安。

黛玉看四兒又長大了好些，越出落得丰神秀麗，與晴雯一樣。便向他母親道：「我這裡沒有人使喚，你女兒係舊人，故叫你來商量，仍留下我使罷！」他媽求之不得，千恩萬謝去了。郡主笑道：「四兒，你來了，我有差使。你與晴雯本是相像，明兒塑像的來，你見他一見，好塑。」四兒忙道：「這倒可不必！他有他自己描的小照。奴才前番作戲道，替奴才畫的，搶來擱在箱裡。及被攆的時候，大家心慌，不及還他，至今還在。」

寶玉就命拿來看時，竟與活時風流無二，並手裡恰好拿一枝並蒂芙蓉，不禁大喜說：「不必再塑，就將此畫掛起來更好！」

那晚寶玉夢中，只見晴雯道：「寶二爺，很難為你。我特來謝你！」寶玉就問他：「一向在何處？」晴雯道：「人間天上，似有如無；來的處來，去的處去。」又問他：「何不還魂？」他道：「我們隸籍芙蓉下界了緣，從不長住。所以坡老詩才說：『飄然而來誰使令，肅然而去不可執！』況我的遺骸雖化，剩下的尚有兩個指爪，現在你處。若當月白風清，及有要緊事時候，准天師府裡信香例燒起來，我就會到。」因道：「我同你看一人去！」隨到一所塊，只見襲人披了頭髮，光著身子死白狗似的仰面躺著，和蔣玉函在那裡幹這警幻教導的事。

只見襲人道：「你們做小旦的，動不動獻後庭花，那個也同前面一樣麼？」玉函道：「一樣不一樣，你就試試。」說罷，抱著襲人翻過來，捧著他粉光玉致所在又弄，襲人在下面挨痛忍受。晴雯忽將牀上掛的茜香羅汗巾抽來，在琪宮項脖上繞了一轉，拉著寶玉就走，說：「三元甲子之後自有效驗！」寶玉驚醒，告訴黛玉。黛玉說：「我也夢見他來謝。」大家詫異，遂定了下元日送主入祠。

恰好史湘雲先期來謝，留他住下。隨即遣人各處通知，薛姨媽、邢岫煙、寶琴、探春、寶釵等先後俱至。到這日早晨，郡主先派紫鵑、芳官到園中照料一切；自己親去請薛姨媽、邢、王二夫人進園。恰好李紈、平兒及眾姊妹並巧姐都在上房，隨同入園。過了沁芳亭，先至瀟湘館坐下，紫鵑忙送上茶。姨媽道：「記得那年，老太太在這裡和鳳姐兒論軟煙羅，還像沒兒時，那知光景都換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鳳姐兒巧勁兒很有，可惜總弄巧成拙。」李紈笑道：「郡主，那日寶二叔聞你的信，到這裡這種大哭，泥佛也下淚呢！不信，問紫鵑？」紫鵑抿著嘴道：「寶二爺哭倒不打緊，倒是郡主回首時，若不是大奶奶在這裡，一個正主兒也沒有呢。林大娘還死拉我出去！」郡主道：「他是大管家娘子，自然該巴結新主兒！」林之孝家恰在旁站著，把臉漲紅了，忙退出去。探春怕王夫人不好意思，道：「再游一處罷！」隨到怡紅院，芳官接著獻茶。邢岫煙道：「這海棠又開了。那年失了玉，妙玉扶乩，什麼『青埂峰』、『大荒野』，二哥哥後來到了沒有？」寶玉道：「說到就到，說不到就不到。邢妹妹你還執滯！」王夫人想起襲人，因看著寶玉，和寶釵道：「早知他仍回來，我與你坑了個人！」寶釵道：「太太說襲人麼？要他來也不難，他本來又穩重，又妥當。」

寶玉冷笑道：「寶姊姊說他穩重，自然穩重。可惜你沒有同我做夢呢！」黛玉道：「正要回明太太，這怡紅院舊人死的死，嫁的嫁，只有四兒和鶯兒，求太太都賞給寶玉罷。大家也有些照應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只要你們姊妹情願。寶玉此刻居然是大人了，我

還管他呢！」寶釵道：「聽憑郡主大裁，敢不跟著！」說著出了院。到紫菱洲，說起迎春，大家落了些淚。隨到秋爽齋，探春道：「這兒株芭蕉，我至今愛他，可惜少得多了。郡主可補種些，仍等我來住！」因放船到綴錦閣。郡主道：「三位太太請坐。我們要上去祭芙蓉仙去！」

上去看時：只見流蘇結綺，軟繡開屏，燭影搖紅，香煙篆碧，中間供一幅小像，丰神旖旎，宛如凌波仙子一般。座下即供著個美女聳肩瓶，瓶內一枝風露清愁本色花。底下四十個纏絲五色瑪瑙碟，裝著四方冬夏時鮮果品，其餘便是前書所謂「沁芳之泉、楓露之茗」。中間設下繡彩拜褥。先是郡主賜香，次即寶玉穿著雀金泥裘主祭，紫鵑等陪祭。祭罷，把前日這篇誄文改了好些，對眾讀畢。然後李紈、岫煙以下與晴雯好的，無不來助祭，寶玉力辭不肯，只得在旁還拜。又有麝月、雪雁一班，雖如今當了管家娘子，舊時同事也來盡禮，隨又玉釧等也來叩謁，鬧有一頓飯時，方畢。

下樓來，郡主道：「日將午了，太太不要餓了。午飯擺在那裡？」王夫人道：「還是這裡罷！」紫鵑、芳官等忙叫值日的，把泥金五色大盒子盛著菜端將上來，又忙安放杯箸。原來這賈府舊時媳婦侍候規矩，賈政因有郡主在內，其李紈亦已受賈蘭誥封為太恭人，特命捐免，今特表過不提。飲畢，只見水亭上鑼鼓、簫管，先行奏起仙子面前獻的開台三出來：第一《掃花》，第二《榮歸》，第三《罵曹》，郡主道：「如今阿瞞也多，須得多幾個好事的判官才好。」唱畢，小旦復來請戲。王夫人命他揀拿手的做，不必點。姨媽說：「我昨晚聽得寶丫頭說，你們今日有詩社的事，何不請便！我和太太、愛聽戲的奶奶、姑娘，仍在這裡，不好麼？」黛玉等正合著意思，遂托尤氏、平兒做主人，命紫鵑、芳官在此照應。自己恰同李紈、岫煙、寶釵、寶琴、探春、湘雲等到瀟湘館裡來。

那知寶玉已將文房四寶安放停當，等得不耐煩了，見了便要擬題。寶玉道：「今日此舉原為晴仙而設。我意用東坡芙蓉城體韻，做芙蓉仙子曲聯句一首，可好麼？」眾人都說：「這卻新樣，就是你起。」寶玉也不推辭，提起筆來，道：仙之來兮花擁軒，仙之去兮花落瓶。

黛玉搖頭道：「湊」，因續道：

仙耶花耶兩寓形，芙蓉拘影同娉婷。

大家都說：「瀏漓渾脫！」李紈道：「如今要入題了。」忙道：

仙兮嬌小心最靈，花枝無玉嗟零丁。

湘雲道：「把寶二爺也寫上。」

如皐大夫眼忽青，宛如玉樹移謝庭。

寶琴道：「如今要寫實事了。」

一彎涼月光照櫺，扇紈撕去風泠泠，聲如裂帛雅可聽。

探春道：「我也有了。」

怡紅院落夜不扃，悄如鶴步虛竛屏，薄寒中人誰所令？

岫煙忙道：

病餘無力倚枕屏，一星火燔孔雀翎，壓殘金線功誰銘？

黛玉道：「又要轉了。」

無端內訌生戒冥，慈闈一怒如雷霆，護花無計懸坐玲。

探春道：「罵得受快！」因接道：

麻姑爪長難再經，羅禮血舊空熒熒。

李紈道：「須得虛轉幾句」。因道：

芙蓉仙館連東溟，仙香杳兮花冥冥。

寶琴道：

幸我通天表帝廷，仙再降兮花再馨。

湘雲道：「不要虛了這亭子！」因道：

拒霜面面芳沁亭，瓊筵肆設謝芳腥。

岫煙道：「我押我的。」因道：

群芳下拜齊涕零，林李周史薛賈邢。

寶玉道：「以下五韻，我代勞罷！」因道：

願花如菊延仙齡，更煩青鳥傳叮嚀。

明明三五東方星，仙乎仙乎君獨醒，愛河浪合三生萍。

大家讀了一遍，黛玉道：「這用前人韻聯句，倒還首尾一氣。但你後面幾韻太褻些！」寶玉道：「我知仙子必不惱我。」恰好來請上席，大家遂過去陪著看戲、吃酒，席散已二鼓了。

寶玉盥洗更衣，獨自一個再到祠中。只見香燼碧消，燭花紅隱，剔了一剔燈，取出指甲，含淚剪了一寸，和鵲腦香燒著，便向裡間坐定。看那「幔隱海紅，帳垂山碧，錦衾繡褥，掩映生輝」。正凝想間，忽聽得道：「寶二爺，真信人！」抬頭看時，那仙子已端然立在面前，忙拉手同坐牀沿，因將聯句的詩給他看。晴雯一路點頭道：「得此詩，我也揚眉吐氣了！但你押『星』字這韻要改，難道我還是小老婆麼？不如改作『明河鵲橋渡雙星』的好！」隨著：「你請了我來，想不肯擔虛名的了。但是三件事先要說定。」寶玉忙問：「何事？」因道：「第一，這信香有要事許燒。第二，仙凡路隔，應說的事我自說，若不說，不得妄問。第三，除自己家請，外面仍須秘密，不得來問休咎。」寶玉一一應允，方攜手入幃，定如杜詩說的「並蒂芙蓉本是雙」了。次早醒來，仍是單衾獨夢，恰已紅日滿窗。只聽得芳官道：「姑娘們都要去了。」寶玉忙起來梳洗。要知送得著否，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